

2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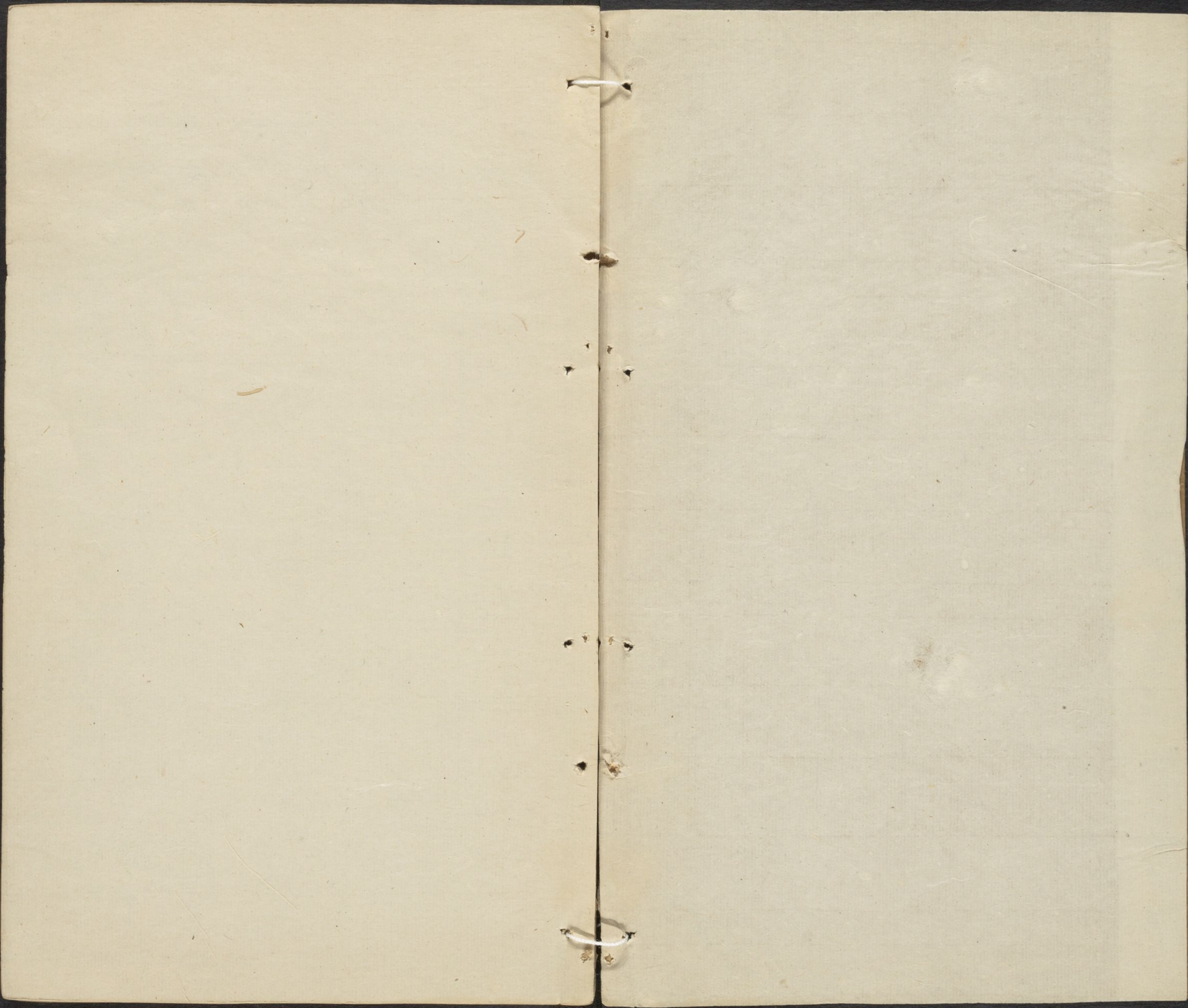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9 1982

CHL 1060/4208B



新刊性理大全六十三卷

歷代五

晉

元帝

按晉書元帝名睿宣帝曾孫或曰母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睿睿於惠懷為拜從兄弟懷帝時為安東將軍鎮建業愍帝遇害即位於建康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明在位六年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元不

曾有中原志牧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

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

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析姦宄之

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

元帝
不能
中興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琊之入建康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
 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
 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秋擊楫渡江即復以兵應
 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
 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
 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
 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
 君友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
 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
 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
 君臣之義念國家之繼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

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祖秋倔強自立於群雄之間
 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
 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嘆息也集覽
懷帝按晉書懷帝名熹惠帝弟武帝
二十五年子兄弟相著存者三人熹其一也初為皇六弟惠帝中毒
乃即位永嘉末劉聰攻陷洛陽執帝歸平陽尋弒之在位六年
卿之入建康通鑑晉懷帝永嘉元年以卿卿王睿為安東將軍都
督揚州諸軍事鎮建安卒以蒙塵左傳天子出奔謂之蒙塵不聞
勤王之舉春秋僖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將納王孤
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愍帝按晉書愍帝名業吳孝王
之子武帝之孫初封秦王洛陽既陷索綝迎入雍州賈足等奉為
皇太子已而即位下長安漢劉曜入寇帝出降封為懷安侯尋遇
害在位四年祖秋擊楫渡江通鑑晉愍帝建興元年帝以祖秋為豫
州刺史秋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宿中夜聞雞聲琨起曰此非
惡声因起舞及是南渡請兵於睿睿素無比伐之志乃與秋兵干
人不給鑑仗秋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秋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此江神州板蕩事物紀原云神州王者所居之地名通典
於周制方立篇始錄之則是神州之祭自周始也弼考王嬰古今
通論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羹卿帝王之宅聖人
所也故今呼京都為神州蓋本於此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通鑑

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一四方刻日此征以曹建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試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寬王敦按晉書敦字處仲卿瑯臨濟人少有異相武帝以女尚之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與從弟導同心翊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初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既而持功疑貳求冒元年謀反舉兵武昌以誅刀協為名大寧二年復反帝親征破之病死詔戮其屍

温嶠

按晉書嶠字太真大京初人父詹河東太守詹傳學能文風儀秀整為劉琨右司馬奉表江東元帝器之王導等並與親善後除散騎侍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温太真晉室名

南軒張氏曰温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

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

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泰檄勸進僥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為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之奴比于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大下勲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

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
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
矣集覽絕裾之事通鑑晉元帝時平此將軍劉琨辟温僑為參軍
僑欲將命其母崔氏固上之僑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僑阻
亂不獲歸壘縉紳鄙之徐元直之事按漢書徐庶字元直出處見
前委質為人之臣左傳僖二十三年策名委質注名書於所臣之
策屈勝而君事之服虔曰委棄其刑
質而君事之示必死節於其主也

顧榮

按晉書榮字曼都人雍州郿人徙居京師父穆官都太守榮神識朗悟
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拜郎中歷尚書郎廷尉
正後元帝伐江東以為散騎常侍

賀循

按晉書循會稽山陰人操尚清厲建武初拜太常朝
定為高世所宗
兵疑滯皆咨之而後行元帝渡江宗廟制度皆循所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
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按晉書安陽夏人鯁矜子父秉太常卿安少有重名
寓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四十始為桓温司馬
累官尚書僕射時秦兵百萬寇淮
肥加安征討大都督賊平進太保

殷浩

按晉書浩陳郡長平人父羨資性介立仕終光祿勳
浩識度清遠三府辟皆不就謝尚輩常同其出處以
讓至五月始受拜仕至中軍將軍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與兵討趙王導許之却鑿蔡謨等皆以為不

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

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為不智知而許

之則導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

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

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却鑿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

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集覽 却監按晉書 鑒高平金卿

人傳覽經籍躬井龍上吟味不倦為車騎將軍與王導下壺等同受遺詔輔少主位至司空加侍中 蔡謨按晉書謨陳留考城人世為著姓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謨弱冠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後累官吏部尚書深謀遠畧為當時所重康帝時遷侍中司徒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道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不為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平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關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

安比王儉只是有此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真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眾來謝安必有以料之蕪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眾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此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帝孝寬智畧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尉遲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推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

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
 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
 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間雅似亦有
 執者曰世間自有一斛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
 廢也得不得廢也得大節在那裏集覽宋史朱溫宋州人初從黃巢為盜唐僖宗中
 和初因見巢兵勢日蹙乃請降以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各全
 忠遷宣武節度使封為東平郡王賜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進封梁王和幾家象唐稱皇帝乾化二年為子友珪所弑在位六
 年王儉按南宋史徐守子仲寶即臨沂人儉之子自幼篤孝手
 不釋卷年十八解褐為秘書郎齊高帝為相引為參贊及臨禘拜
 尚書右僕射專見任用此詔策禮儀皆經其手常謂人曰江左風
 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即位深倚杖之按北史
 孝寬杜陵人沉敏和正涉獵經史西魏時為湘陽郡守有政術轉
 晉州刺史移鎮王壁齊神武引眾來攻悉其志力孝寬或拒破之
 後上策平齊進位大司空上柱國楊堅篡周時通鑑周靜帝大象
 三年隋王堅自稱皇帝遷周主于別宮周靜帝按北中道代人少
 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仕周封西都侯任並文武及

文帝命帥兵取蜀以為益州刺史綴輯新邦人夷懷而歸之宣帝
 即位為相州總管及隋文帝將圖篡奪遂謀率兵戰敗自殺按
 按宋鑑陳康伯代湯人宣和中進士歷官符即尚書紹興中并左
 僕射大學進士封福国公時金人率兵臨江朝論洵懼使伯屹然
 不動指授方畧屢要害民恃以安有古社稷臣之風及拜相制出
 中外鼓弄都人懼呼加封魯国公卒贈太師謚文正完顏亮按史
 謂金海陵王完顏亮乃太祖之孫即位後遷都燕京復遷汴梁率
 兵伐宋其母諫之亮殺母以俱其衆遂至揚州將士殺之在位十
 二年坦之倒持手板通鑑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大司馬桓溫來朝
 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都下洵洵云欲誅王謝因後晉祚坦之
 甚懼安神色不變溫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坦之流汗沾衣倒時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任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爾遂命藏之
 與安笑後日知起叫帳中听其言風動帳開安曰鄰生可謂入幕
 之賓矣溫有疾還姑孰疾篤諷求九錫安坦之故緩其事尋卒
 降為海西縣公在位五年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
 吾有而襄河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自

謝安
方畧
素定

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疏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與安安見之明且審矣

謝安
人物

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聖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荷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晉人物中傑出者哉謝安按晉書安字幼度會稽人少時嘗與安乃以玄應樂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太元中堅入寇衆稀百萬詔以玄為前鋒察情銳入千破之於淝水以功封康樂公太元初謝玄鎮廣陵以冲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北府兵敵入畏之淝水之戰按一統志淝水源出鳳陽府宿州山湖東流至懷遠縣入淮按晉書冲譙國人彘之幼子性急素有武幹嘗為兄桓所器重乃舉為江州刺史溫鑿代其任盡忠王室時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群情所歸冲乃求出鎮姑熟及符堅入寇冲深以根本為慮時安已遣兄子玄等督軍拒之冲因笑曰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累今大敵至方游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又且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社我聞堅破大勳遂慙死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葉某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衿名節不務實用坐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符堅

按晉載記前秦王堅字永固本畧陽臨渭氏人雄之子轉季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樓等高其羽翼初封東海王及欲符生遂自立稱天王既而入鄴執慧主辭歸晉武帝時入寇為謝玄所敗未幾姚萇襲而殺之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

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待又問他着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苻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集覽王猛來燕按晉書猛刺人少好季氣度雄遠德於華山晉桓溫又聞猛被褐往謁門風而談當世之事後秦王堅招之見如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累舉尚書左僕射任兼將相宰相公平秦國富強及卒堅哭曰天何奪吾景畧之速也滅無事○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桓溫

按晉書溫誰國人尋之子豪爽有風采姿貌甚偉尚南康長公主除琅邪太守永和初為荊州刺史滅城有功加侍中大利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叔黃載太和中擅行廢立威勢赫然欲革晉祚為謝安王田之所抑擯卒

朱子曰桓温入三秦主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

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矣

陶潜

按晉書潜字淵明尋陽人侃曾孫少好高尚博學善屬文宅邊有五柳白蒲五柳先生後起為州祭酒尋

自解歸田起知彭澤縣會即遣督郵至縣史白應束帶見之潜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解

鬼去賦歸去來辭以見其意及宋受禪性賦詩飲酒以終其身有詩集存世

朱子曰陶淵明有同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

抑以其有謂晉臣耻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

亦不為不悲矣然其詞義夷廣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无然切

蹙之病云集覽劉裕將移晉祚晉書恭帝元熙二年朱王裕○張

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

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巡然亦藉漢滅秦誅項以掩其憤然

蕪人間事道可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

八紘九埒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心胸而

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

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既見

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

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倦倦如

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

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諸光義之詩非不脩然清

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

傳世者適足為後世嗤笑之資耳集覽八紘九埒之外注見前卷

卿卿人林沛縣人是二人清名之士皆以明經飭行顯名當時仕新莽封侯王維按漢書維字慶誥九歲能屬詞工草隸善書與弟

細俱以名聞開元初擢進士累官尚書右丞天寶間安祿山入長安執維欲殺之因宴疑碧池以其能賦詩獲宥上元初疾卒于家歸光義按唐書光義用陽人開元中登進士第召入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上於詩所著有詩集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攷而非其安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悠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昭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

成詩因咏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集覽謝康樂之忠按晉書

樂公世稱謝康樂注見前阮嗣宗之達按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瑀子容貌俊偉志氣宏放初仕魏累官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天下多故名上少有今者遂飲酣為常司馬昭輔政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將嘗賦咏懷詩八十餘篇元次山之漫按唐書元結字次山注見前卷

靖節
超越
古今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既見其令

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板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

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魯幾何時不肯屈於督

郵而去克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始

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貴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

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

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有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

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按北史浩東武城人宏之子博極群書明識天文歷官著作即魏道武以其所上書常置左右及卒其私第多問異事累官至司徒嘗參著作序成國書十卷著作令史閱堪却標素誦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用其謀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曲而石銘頭在街路北人無不忿恙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史等罪狀浩伏誅

崔浩
自比
子房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歎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五峰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又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

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又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歎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疎之國事

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危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為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

財結客為韓報讎博浪之推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

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荊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

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
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
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
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三閭大夫

按史記屈原仕楚為三閭大夫注見前

書陶侃鄱陽人徙家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歷陽武縣令有
能名後以功封東鄉侯遷江夏太守元帝時累遷廣州刺史在州
無事朝暮運白甓以自勵後干王敦蘇峻皆有功拜大尉封長沙
公卒諡曰桓

唐

高祖

按唐鑑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龍封唐
公隋亂起兵晉陽克長安稱唐王立恭帝尋廢之

即帝位在位九年改元武德都長安上德王
後立秦王世民為太子傳位焉自稱太上皇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筆鋒
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
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
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
之高祖之取天下一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

集覽

劉武周按
鷹揚底校尉隋恭帝義寧元年殺郡守據郡起兵附突厥以為定
揚可汗尋僭稱帝改元天興武德三年秦王世民討之戰敗與其
將宋金剛皆走突厥殺之

○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
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克據東都竇建德
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
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

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

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驚於外果何益哉集覽按隋書密字

兼文武開皇中龍父爵浦山公折節晚學尤好兵書大業初授親

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侯而歸及楊玄感謀反任為謀主玄感敗

乃據興洛倉踞魏公稱元年取河南諸郡武德初降唐以為光祿

鄉封那國公既而失望復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計殺之集覽按

隋書世充西域人為江都郡丞煬帝大業六年以為江都宮監尋

為通守越王侗即位以為納言僕射太尉武德二年自稱鄭王加

九錫遂稱帝改元開明四年秦王世民擊降之赦為庶人集覽按

按隋書建德漳南人隋煬帝大業七年聚眾為盜十三年稱長樂

王恭帝義寧二年建都樂壽置百官國號夏改元五鳳取汧倉洛

相深冀易定等州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擒斬之集覽按通鑑統

後梁宣帝曾孫隋大業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恭帝義寧元年巴

陵董景琦等叛奉統稱梁王改元鳴鳳唐武德元年僭稱帝都江

陵四年命將伐梁統降斬之集覽按通鑑輿蘭州金城人以隋恭

帝義寧初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未幾自稱秦帝徙都天水改

元秦興唐武德初舉死子仁果立秦王世民來計仁果降斬之尊

立代王按隋書恭帝子有文帝之孫初封代王隋室既亂唐公李

淵兵起立侑為帝淵為丞相煬帝

在江都遇弒遂禪下唐在位二年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集覽辭得九錫通鑑隋恭帝義寧二

太宗按唐書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唐得天下皆世民之

功高祖因傳位馬帝穆用人故武

功文德兼有之在位二十四年

世宗

通鑑

集覽

法主性多籌策

按隋書密字

按通鑑

按通鑑

按通鑑

按通鑑

按通鑑

按通鑑

按通鑑

按通鑑

按通鑑

按通鑑

按通鑑

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為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集覽隋父之罪脅以起兵按通鑑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大原留守李淵起兵先是晉陽宮監裴寂私以宮人待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即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待公恐事竟併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事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止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無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從之乃各募起兵○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誦謏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集覽高德儒之誦謏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集覽

薄宇文士及之不忠唐鑑太宗貞觀中上嘗止禁中樹下及之宇文化及從而謗之不己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豈未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罪十八學士中蓋高祖武德四年上以秦王世民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封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唐世南諸亮姚志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顧祖時蘇勗于志寧蘇士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置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閭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補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許敬宗按唐姦臣傳敬宗字延族杭州人注見前李勣按唐書勣曹州離狐人客衛南從高祖太宗征戰所至有功拜同中書門下最後代高麗破其國裂其地進太子太師封英國公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即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入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為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集覽五王通鑑唐中宗神龍元年賜敬暉等五人王

爵羅其政事注五王敬暉桓彦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是也○問狄梁公雖後中宗然大義

終不明做得似鵲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

薦得張柬之之能及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

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逆遷做到後來許多不

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為昭儀便鳩殺

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使以此

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

社稷而誅之集覽狄梁公按唐鑑狄仁傑武則天時為宰相封梁

史與進士末昌初以賢良招對策第一時年七十餘出為合蜀二

州刺史武后附求一奇士狄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即召

為格州司馬轉司刑少卿拜同平章事誅二張復唐社稷以功封

漢陽郡王出為襄州刺史卒謚文貞戚姬按漢書戚姬定陶人高

帝微時得之及即位有寵立為夫人生趙王加意為呂○問武后

后所忌惠帝時呂后殺之宮中斷去手足謂之人彘

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善但當

時宗室為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哉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

其子雖誅其母或者以為予奪輕重之間不可告于唐家宗廟廢

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支手耳亦豈是長策以

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

中宗雖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

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必選一人以承

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禮順唐祚有太山之安矣

玄宗按唐書玄宗各隆其睿宗太子即位之初好貴樂善

勵精政事任姚崇宋璟為相致開元之治天寶以來

溺楊妃之寵致祿山之亂兵連禍結幾絕唐祚

乘輿幸蜀太子即位靈武帝在位四十四年

人主用相
必要專一

忠臣
難遇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
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
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
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欲夫也明皇
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
若加以謗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
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
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籍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
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
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
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

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
主知奸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倖耳許所謂佞倖者
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
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爭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
讎必旦旦而替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
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
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
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

助之也

按唐書姚崇陝州硤石人父懿貞觀中雋州都督

閣侍即以張易之請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誅二張崇與
謀以功封梁縣侯玄宗立說以十事遂拜相封梁國公○宋景和
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夙度疑遠武后時為鳳閣舍人遇事直言
不顧利害玄宗時拜相務清政刑善守文以待天下之正中與賢

相璟為首稱按唐書說洛陽人永昌中策賢良方正第一授校書郎遷左補闕累官同平章事後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
按唐書宦官傳高力士高州良德人馮盎曾孫聖曆初季十里閣之以獻武后令中人高廷福養為子故冒姓高開元初帝以其謹密善傳詔令故委任焉凡四方奏請皆先白而後進小事得以專決之肅宗時為李輔國所譖流巫州既而赦還見帝遺詔北向博哭嘔血而死
按唐書休長反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休舉賢良權補闕玄宗朝拜黃門待門為人峭直遇事輒諫或謂玄宗曰休為相陛下殊快於舊上曰朕雖居天下肥矣官至太子少師
按唐書高適少好學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會吐蕃陷瓜州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率兵拒之有功授同中書門下進兼中書令既而上委擇宰相獨推韓休及休同位不合乞歸上授右丞相與休皆罷遷太子太師致仕
按唐書希烈淮西都虞侯代宗大曆十四年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而代之加同平章事德宗建中三年自稱天下都元帥興元元年僭位蔡州國號大楚改元武成貞元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之以降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按唐鑑肅宗名興更各享玄宗太子玄宗幸獨脚是靈武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王皇歸廟其後制於李輔國亂生宮掖因病而崩在位七年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木鑒與集覽裴冕按唐書冕河東縣人調渭南尉玄宗入蜀拜御史中丞從肅宗至靈武與杜鴻漸等同勸進以功拜左僕射自製中子人等效之所僕射中肅宗唐書肅宗名旦中宗之弟初武后廢中宗立旦為帝七年改唐為周立為皇嗣九字封相王又十年始即帝位僅三年以太子降基有功傳皇帝位自稱太上皇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

憲宗

按唐鑑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即位初藩鎮強盛帝徵前代之失在用將相伐叛討逆威令復張淮西既平

驕後浸生末年為宦官陳志弘所弒一言棄發暴崩在位十五年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

今愆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在

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

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

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集覽裴度按唐

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討平淮蔡策勳封蔡國公加中書令卒謚文忠度以身係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

德之終始世人稱之

王珪

按唐書珪和縣人性沈澹志量純正太宗朝為諫議大夫善諫詩廷侍中後為禮部尚書卒謚曰懿

魏徵

按唐書徵鉅鹿下曲陽人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凡上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後以秘書監參預

政及卒帝嘆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夫徵沒朕亡一鑑矣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

今事太宗可乎集覽

建成唐書李建成高祖長子性驕奢喜酒色敗猶無度所從皆傳從大俠高祖受禪位為

皇太子而多過失其太弟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小弟兄元吉協謀傾之不果武德末大白經天見秦分欲殺世民世民射殺之時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

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

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

魏亦只是直

馬周

按唐書周博州茌平人少孤家貧嘗奉善詩春秋貞觀中拜監察御史數不時務帝皆稱善累遷中書令帝嘗以飛白書賜之未到鳳坤霄必假羽翼服弦之箭父在忠力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
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二鑿鑿與之出有日不可
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
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

按唐書遂良錢唐人亮之子博涉文史工楷隸直
觀中歷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
卿亦記耶對曰臣職在載筆人君舉動必書遷黃門侍
郎參綜朝政尋受顧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立將立
武后遂良力諫不納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
陛下笏乞於歸田里後累貶慶州刺史竟以憂卒

龜山楊氏曰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
或為之言曰諸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
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未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

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遠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

按唐書仁傑大原人武
則夫時為宰相封梁公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
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
母子天性之說告之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
曰還汝大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華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
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法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按唐書贄蘇州嘉興人十八年登進士第又中書房
按萃德多時為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日詔書房于恩
如湧泉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思奮累遷中書侍郎
同平章按為裴宏所譏貶中州別駕在朝論諫甚切

本於仁義卒謚宣所
著有奏議翰苑文集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不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未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便理會來此都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諸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此諸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太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事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此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并坐儀制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

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豕剛大嚴毅

楊綰 按唐書綰字陰人少孤貧事母甚孝性沉靜中曆中并相制下朝士相賀者後者亦欲效行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公重

耶集覽 大臣損音樂咸騶御通鑑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以楊綰等同平章事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咸

坐中音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御甚盛即日省之上存十騎綰相三月卒上痛悼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亡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按唐書城定州北平人少好孝無所不通率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階城常易衣出城謙恭簡素德

宗時召拜諫議大夫後為國子司業遷道州刺史

或論及陽城事謂求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

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舉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上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

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唐書延齡河東人天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其詭譎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時已得君為心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延齡時人側目及卒人皆相慶惟帝悼不已取白麻壞之通鑑唐德宗貞元十年上欲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擲哭於庭遂已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者姑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 按唐書巡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萬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後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

共討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郡人朝祀焉

張巡之才之功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眾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寡

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公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木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賤賤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以尚德行崇維術鑿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心也即父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背為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

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

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懿肅

宗使其弟友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

終唐之世夷狄數為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

甚人為而致也集覽五胡亂華胡一柱曰西晉之末稱五胡者劉

也姚氏羌也五族迭興據有中原故曰亂華玄宗使其子懿肅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京師帝出奔蜀次于馬嵬將士飢

疲皆憤怒殺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父老無道請留上

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得行使皇孫淑白上上曰天也

使喻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享汝必得其力且官告

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尊馬嵬之命

踐五上乃即位是為肅宗皇帝遙尊上為上皇天帝肅宗使其弟

反通鑑唐肅宗至德元載末王陵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

討之二載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璘璿敗走死璘玄宗子肅宗弟

也震武才人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以武氏為才人注才人女

官名刺王妃唐書刺王妃楊氏齊王元吉妃也元吉死追封策刺

王貞觀初楊氏有寵於上及長孫皇后崩欲立為后魏徵諫止既

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而生子明封曹王使繼元吉後壽王妃按唐書楊貴妃小字玉環
容州晉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蜀州司戶揚玄
琰求為女携歸京師進壽王宮册為妃開元末武惠妃薨後宮中
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
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妻即將帝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
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此儀禮皆如皇后天寶四載册
為貴妃贈其父兄三姊皆有才色帝呼為姨封韓魏秦三國夫人
出入宮掖貴寵赫赫然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
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祿山生日上及妃賜予甚厚及三日
召入禁中妃以錦繡裝之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
妃洗祿兒對上乃賜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蓋歡而寵自是
祿山出入宮掖頗有聲聞於外上亦不疑既而妃從兄國忠拜相
知祿山有異志屢言於上不信祿山果反率兵犯闕帝出奔蜀次
馬嵬六軍皆言禍由國忠逼帝殺國忠及妃妃時年三十八

元城劉氏曰嘗攷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
黨而不能辯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致人
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
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

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
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五公引類
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
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友指君子
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
髮辯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
也

集覽

牛李之徒按唐書牛僧孺韜人弘之裔弟進士憲宗時
以賢良方正對策條指失政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

章事敬宗立封奇章即公終太
子少帥○李絳裕注見前卷

五峰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
沉溺声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
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

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
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
哉又况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其仁
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
而不去何其誤耶天人王知賢而不能去若不知之為善知佞
而不能去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
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
望之之賢而文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虜杞之姦
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石守道
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

人主
致治
之本

言曰魏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故
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
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
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
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高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
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
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

集覽

武惠妃按唐書武惠妃
攸止之女美姿容善音

律開元初鼓選入宮為上所寵進册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及王皇
后發死上欲立妃為后以御史潘好礼諫而止開元末薨追謚貞

順皇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及害仁也

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
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

其惟漢文乎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
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
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
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
初有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
夫為他心口打不過又立其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其所
以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
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內
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

理中流出

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
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文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
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
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
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
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
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
○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
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
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
誅肅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

集覽

玄宗誅韋氏有功通鑑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皇后帝氏弒

帝於神龍殿臨淄王隆基起兵討帝氏并其黨與皆伏誅罪

睿帝欲立宋王成器成器堅不受通鑑唐景龍四年睿宗將立太

子以宋王成器嫡長久不決宋王辭以死願居平王下上從之

○論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

利漢唐之興皆是為利漢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

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

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其嘗說唐

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常子處且是無主

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

只宣宗使度得事勢不能誅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

川易解也失契勘說也其膏云又非悟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

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燕

日呼由令致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畫引得忠賢布列在內

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

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

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絕有此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

時節或云從那時宜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

節直是無著子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

為實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

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則誅王甫段穎而未誅曹

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集覽 僖昭按唐鑑 僖宗各嚴款 宗太子諸宦官立之年方一十二歲政出臣下威令不行藩鎮強 盛盜賊並起黃巢兵至長安出奔西蜀田令孜等兵逼京城繼奔 鳳翔在位十五年昭宗注見前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唐書昭宗 光化三年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上日與小黃門啗果食度

日而已呼田令孜為阿父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宦者田令孜有寵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委令孜呼為阿父卑起徐璜按漢書趙璜桓帝時宦者張讓趙忠按漢書讓忠靈獻時宦者曹節王甫侯覽按漢書節甫覽桓靈時宦者陽球按漢書球漁陽泉州人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遷司隸校尉侍中常侍王甫等奸虐弄權扇動中外球奏收甫等送獄盡誅之段熲按漢書熲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長乃折節好古學與孝廉為司隸校尉與皇甫規張奐並顯名於時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并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詠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厲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必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

道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汗蹇淺也集覽天康之亂按外紀貞王太康之子

逸豫戒德敗于有洛之表有窮后并距于河弗得歸失國而崩在位二十九年智囊為家令按漢書景帝為太子時晁錯為家令得幸太子家師為智囊注王幼學曰智囊言一身所有出是智囊若囊橐之盛物也開博望必賓客史記漢武帝為戾太子榮博望死使通賓客義取廣博以觀望也

漢高祖皇帝玉器度

漢高祖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慶

第一君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為之謀又身為之戰

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為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

漢高不能為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

真千古英雄之將

生里大...

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
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
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奸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
之小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
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為
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多便有相
軋之勢凌煙雖祖麒麟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
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集覽
侯君集按唐鑑君集州三水人少雄才見稱及壯數從太宗
征伐有功封路國公李靖討吐谷渾薦為積石道行軍總管此吏
部尚書既而高昌不臣遣君集率兵平之及還私取珍寶婦女於
有司所劾免官未幾太子承乾謀反事連君集伏誅淮南王安招
致賓客按漢書淮南王安屬王之子少好讀書遊屬文善自名
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其衆之

七制
三宗

中篇八卷言神仙黃
白之術師淮南子
○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
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上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
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
耳太宗只是削平湯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帝
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
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下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
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求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
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集覽
宣宗按唐鑑宣宗名怡更名忱憲宗
第十子武宗子幼怡以大叔即位
裁決庶務咸當於理恭謹節儉惠民愛物故太中之政人思諫之
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二年武宗名鏐文宗之弟穆宗之子英敏特
甚雖其獨斷專任李德裕削平
亂唐之威令復行矣在位六年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

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三皇天一人一三皇終

資後蓋無入身之效可以為文帝之禁劍如史人之後無曰安
即帝曰為不此古三宗宣宗九宗何為不疑即謂其為曰景帝大
耳太宗只安順平越聖之世而應亦入心使心○出於之國宗帝
蕭惠其多不士禁劍文帝不長無夜日當平文抑如不心五力
昭曰三升而可莫生無出文帝太宗之如景陰業也其吾動言
白之請謂其南十
中篇八卷言解山黃○問書人宗其亦愈不其矣文亦也

新刊性理大全第六十四卷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按通鑑明宗胡人言貌信烈為晉王克用養子
史名嗣源亂軍弒莊宗請嗣源監國遂嗣位更
名曰昺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
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
人為主氏主居位年殺屢豐兵革罕用校於
五代之世祖為小康亦號賢君也在位八年

致堂胡氏曰明宗羨善頗多過舉亦不至其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

主也其充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

吏治臧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

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按通鑑世宗姓此各系周太祖妻至初太祖無
子以榮為嗣為人英武承積亂之後用心進取

制勝克敵既而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用賢才養百姓為五代賢君惜乎功未成而早亡在位六年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其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此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帝一將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若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集覽見元稹均田圖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嘆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云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年大均天下之田○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箇得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按五代史道瀛州樂壽人少以孝謹聞唐莊宗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為人簡儉貴氣後封瀛王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彼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卹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集覽彧與彼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

者按通鑑荀彧穎川穎陰人彧之從子祖父曇廣陵太守彧仕為汝南太守曹操以為軍師及魏建國為尚書令卒謚敬侯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

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
夫為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女效回以厲群臣群臣猶
愛死而忘其君况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求享天命宜矣然
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擾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
於朝因而與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君臣之
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按宋鑑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周氏于敏前都點檢世宗祖恭帝幼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汴遂受禪即帝位都汴梁以火德王天下削平僭亂寬仁恭儉躬致太平在位十七年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
人不知及口不言其主與大臣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

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
之聖意不允二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
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侯捉得河東
薛王令納王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
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具不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
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大
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比固然也錢氏又
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
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

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集覽

孟蜀按通鑑后蜀王孟知祥

唐兵破蜀莊宗以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
增置諸營有王蜀之志大成四年趙東川節度使重璋謀叛朝廷

長興三年知祥攻破之并州東川四年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僭稱帝兩制錢王夜通鑑三越王錢鏐字日美杭州臨安人稱示乾符五年黃巢兵寇越州一浙杭州兵使董昌討賊鏐以曉勇事昌為兵馬使中和二年劉漢公寇杭州昌遣鏐破之以功權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為鎮節度使董昌替鏐遣顧全武攻斬之兼鎮東節度書有浙東西之也天福二年進越王梁開平元年為吳越王楚益武肅趙晉被宋鑑普字則平幽州蓟人父迥徙洛陽晉况厚寡言事太祖初為掌書記後拜相能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又相太宗拜太師及卒追封帝王諡忠獻河東薛王按宋鑑河東進聖營卒薛刘嬰北漢王劉崇女生子繼恩初崇鎮太原薛繼恩以微賤罕得見妻居常快也因乘醉求見取刀刺之妻走制乃自刎乾祐未漢薛遇繼恩自稱帝是時繼恩尚幼崇以力子鈞無子命養之制妻改適何先生繼恩鈞存上皇弟鈞未開寶初鈞死繼恩立未幾為其下所弑立其弟繼元為當山時稱之為薛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宋子曰不然豈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乎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收亡之

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集覽郭威按五代史後周太祖起兵太原威進家補軍吏即位以功擢為樞密副使乾祐中拜都留守天維節度使隱帝遇弒將士擁而立之為人漁釣處事久亦一時之英主也在位三年

太宗

後宋鑑太宗名匡義太祖長弟封晉王太祖受命后遣命傳以天下即位更名靈開拓境土削平

任用人才百度修與在位二十一年

真宗

夜宋鑑真宗初名德昌再改名恒太宗次子守之業先任冠軍為相親征契丹南北講好居感

欽若封神祠祀天書土木之事並起疾病昏眩面朋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

夜宋鑑仁宗初名受益更名禎直宗之子十二而起臨朝稱制下謂用事自景祐以來帝方

至慶曆之間君子滿明天下
承平無事左位四十一年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點
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問
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
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
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
冊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
故能動人如此集覽契州被北史云契州古東胡種也其回先任
賀氏直入子孫八部大人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邵
固者號衆詔許其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沙于阿保機為主至
梁均王時始稱帝名億耶律氏省名阿保機雄勇有畧即虜夜有
光殺諸部大人併為一國與梁晉連和其國斬大逐稱皇帝傳九在
合二百九年
為金所滅

神宗

按宋鑑神宗初名仲鐵賜名顥英宗太子即位之初
勵精為治熙寧以後誤於正安石之黨行青苗助役
均輸等法紛七制竹用兵西下卒無
成功由志大而才小也在位十八年

朱子曰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
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
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充
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先
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上
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
當遂悟天下使神宗得一直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
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按宋鑑欽宗初名亶改名烜又改名昀徽宗太子既
受禪金兵陷汴上皇與帝赴軍北行中原皆入金在

位一年崩於五國城哀哉

朱子曰欽宗恭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分辯不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絕說者用其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按宋鑑孝宗初名伯宗宗室秀王子稱之子太祖七世孫高宗太子專卒擇太祖子孫得伯宗賜名夢又改名齊益為皇太子遂受禪即位之始銳意恢復惜無賢相以輔其成然能正敵國之禮改受書之儀南北休息亦為賢君末年禪位太子退居重華宮在位二十七年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於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其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當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間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為之非真我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純

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為憂其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寧宗

按宋鑑寧宗名擴光宗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不豫宰相趙汝愚使知閣門事韓侂胄白太皇太后迎王立之既而侂胄恃已有策立之功專權用事謀逐汝愚等威制天下排斥善類大儒朱熹誣以為辜甯宗無遺值元興於北金勢日蹙得保壽終然謙恭仁儉始終如一在位三十年

朱子
聞之
有愛
色

寧宗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之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其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官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幾務或欲均佚俟其

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王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集覽

留按按宋鑑劉正末春人從效裔孫卒進士歷知循州紹興府又以龍圖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以簡素化民孝宗時拜右丞相紹興初遷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以功封魏國公卒蓋忘宣夏喪曰朕即舜與所謂百揆之位蓋留正為丞相故謂之留揆也

向敏中

按宋鑑敏中開封人稱之子卒進士累官中書侍郎即同平章事天禧中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

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

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

以弱自照面看使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

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楊億

按宋鑑億建寧浦城人性耿介尚名節太宗召見試賜進士兩為翰林學士卒諡曰文

程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直清介

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

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自過人者而方

下謂之逐菜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使液俱下

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集覽

下謂之逐菜公按宋鑑謂子公言長

州人登進士甲科累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謂參知政事七宰相從業公準甚謹嘗會食美汚準影類謂起佛之準笑曰參政固謂拜相與準知相州未幾又與道州司馬雷州司戶公泰軍事在真宗天禧四年及乾興元年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其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分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惓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筆談所記說得更乖其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獲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賤死之意况公嘗自謂

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集覽周益公按宋

陵人卒進士人中博學宏詞利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高宗見其文奇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即權給事中以力能權倖奸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過樞密院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文忠諡文忠祠于孝有文集行世呂范解仇事按宋鑑呂范謂呂夷簡范仲淹事仁宗景祐三年元昊攻宋鑑吳宇囊霄其先覺頃人唐僖宗時有知救恩恭者為宥州刺史討黃巢有功賜姓李為定難節度使有銀綬宥靜夏五州之地其後有李仁福傳子彛超麻曷散更各彛與太祖乾德四年封為夏國王卒子光處嗣卒子繼為嗣卒弟繼捧嗣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獻其地其弟繼遷改去寇遠真宗咸平六年攻殺之其嗣子德明請降賜姓趙封西平王仁宗明道元年卒子元昊嗣潛位政元開運復改唐書再敗天慶國縣夏慶曆三年肅臣其子奔令哥欲之有分陽之心之德按唐書郭子儀封汾陽王注見前無臨淮之才之功按唐書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性嚴毅况果有大畧善騎射王忠嗣辟為兵馬使天寶中安祿山叛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使後累功進封臨淮郡王卒諡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擊眾唐室中

文正公以下

其性惟其功申公按宋史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通判
濠州知開封府治嚴辦真宗識姓名於屏風仁宗時累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子疏陳八事語甚切以使其相出判
陳州後再相進位司空初封中國公尋改許國公卒謚文正自仁
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
夷簡之力為多有文集二十卷行世○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
以天下為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
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押停到第四五等
人罷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
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
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
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
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使大萬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
夫之功為多韓文公韓文公季文韓文公按宋史韓文公沈洛州韓文公肥鄉人曰之子本宗
時進士為心補闕大制詰上嘗稱其風範

真宗時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
不然則留意於上木禱祠之事矣王旦初以為細事後果驗嘆曰
李文靖真聖人也至於焚封妃之詔奪西夏之謀不用詳請不市
私恩可謂正大光明矣張詠曰吾榜得人前多註重雅望无如李
沆故論宋初得大臣之體者沆為首稱卒謚文靖王文正按宋鑑
王曾益都人自少穎悟善為文辭時禮部廷對皆第一累官右僕
射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封沂國公卒謚文正王曾咨曹希厚在朝進
止皆有常處當國時正色危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嘗曰夫執政
者思欲歸已死心便歸
誰能仲淹服其言

韓琦 按宋鑑琦字推圭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穎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
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卒耳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
能求之顧使人求君子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
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
知也是以使之求之與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韓公

韓

服義

無愧

古人

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其彼他激撻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答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不功於社稷

魏公 效太 功於 社稷

司馬光

按宋鑑司馬光字君實峽州夏縣人他之父子室元初進士累官至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止脫

青苗助投法不便出判西京留臺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光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者述其多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逆終不怨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茸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各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未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後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集覽河陽按一統志河陽縣名漢初所置今為孟縣屬懷慶府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也那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積大

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相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按宋鑑公著字晦叔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晦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

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堂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按宋鑑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交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夫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陳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聚非致忠直踈遠諛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孫碩膚臯爲九凡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熱聖人不然○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實為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學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先生嘗曰有闕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關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卿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患有大於此者把攬度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天之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永卿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過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集覽

金陵有三不足說按宋史王安石自熙寧中拜相後以致仕罷若金陵故時人稱之王金陵云歷代名醫按輟錄云唐白居易伯宗擬歷代名醫傳姓名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八

溫公論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有簡要似一舌行然○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及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本心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拯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看是曉事言有當於古公者

當憐然而改矣

范純仁

按宋鑑范純仁字堯夫大元祐間拜相平益忠宣公

程子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嵋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歎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以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真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集覽

造中使降香峨嵋眉山在眉州城南時凡詔所徵之皆令官密約勅諭曰中使按一統志峨眉縣名本隋所置今因之為嘉定州治所仍屬焉又峨眉山在眉州城南

鄒浩

按宋鑑浩字志完

君子於人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豈易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

按宋曾肇字子開南豐人肇之弟自幼力學為文溫潤有法洽平間舉進士歷事三朝更十一州所至有聲入為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與凡市同特居翰苑人為京龜山場時節其立朝端嚴有大臣體卒諡文昭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按宋宗澤字義烏人少有大志元祐間第進士徽宗特以直秘閣守並州欽宗時拜副元帥起兵勤王與金虜人戰破之為宗時為開封府尹留守東京志在復國虜畏不敢犯其境建炎間前後二十餘疏請帝還京為任黃所阻不報既而發損卒諡忠簡公

李綱

按宋李綱字伯武人少有大志政和初舉進士第仕徽宗時為太僕寺卿官至宰相諡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人為社稷生民安危維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初不少貶嘗曰吾知盡事君之道禍患非所恤也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千表乞不南幸之修一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

三

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執駁駁乎中興之基矣

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制時使不得一有所

為

為 歐南仲按宋鑑南仲開封人與余深同年登第累官至觀文殿大學士靖康中力主和議紹紳少之高宗嘗曰南仲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

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

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

後其君者往往接處於當世有能奮舉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

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

禍福難以說問鼠斤屢頰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

得而奪者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世

天不

八

汪伯彥 黃潛真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句後世都不然
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上為
小人排擠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
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
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
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屠
中止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使避盜及事稍定依舊
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
均在維揚時奇人共矢簇在胸前了他猶且不管世間有此畏人
集覽舜舉十六相張美和云舜舉十六相即所謂八元八凱也或
曰舜詢四岳咨十二牧是也宋四凶按舜典張美和云亦其

二十齒洲放驩熊于崇山竄三苗下
三危懸絲于羽山即所謂誅四凶也

趙鼎

按宋鑑鼎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適高宗南渡累官殿
中侍御史陳四十一事遷御史中丞初鼎為張浚後後並
相協心以固興復之功與秦檜論和議不合檜政議頗
南在吉陽不食卒贈太傅豐國公諡忠簡

或問中興賢相也且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
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人繫亦主和議使當國又未必不出於和
但就而上却須有此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煩不至一一聽命
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
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致
致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
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
會得故皆為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重懿而

中興
名臣
一人

生理
卷
五

諳練事幾則於秦公不逮張子恭以為不然且曰早歲在都司日
忠簡為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王而害在民如是則
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
屬凡有閑言默無一語而屬請更事出則皆更輩所為而非復前
日之所擬集覽按宋鑑張壽字子恭德興人根之子宣和
間進士第高宗時為吏部尚書時與金和壽請何
南修陵表還言此仇萬世不可忘尋知成都府無安無使有惠政
蜀人祠之孝宗時遷參知政事辭不拜卒諡忠定壽平生清修簡
靜頗喜大書自得
類善書公筆法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其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
五峰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字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按宋鑑皓舉平人少負奇節有經畧四方志博學強
記政和間舉進士建炎間假禮部尚書使金留此
五年不為少屈還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
觀以忤秦檜安置興州後徙袁州卒諡忠宣

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鎰
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上擬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
有過漢廷其德衷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
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遠陞山
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
博陸也

張俊按宋鑑俊漢州綿竹人咸之子登進士高宗特累官
右監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平苗劉之亂獲却就敵招
降劇盜賊使將帥用命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惡所
著有五經解及雜論孝宗封魏國公卒諡忠獻

張俊按宋鑑俊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政和中以討河朔
群寇為都指揮使靖康中以裨將擊金人於太原金
人圍汴俊勒兵勒王高宗即位擢後軍統制平苗劉之
變後又拒金兀朮於明州及討平諸盜累遷太傅封益
國公進封
清河郡王

益國公進封清河郡王

韓世忠

按宋鑑世忠延安人自稱如雷為勇絕倫以應募立功擒方臘討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劉之

亂大敗金兀朮於江中累遷橫海武寧安化三郡節度使以不主和議忤秦檜解推柄奉朝請後封咸安郡王

卒諡忠武為中興名將

劉光世

按宋鑑光世保安軍人迺慶之子以討河北賊有功拜鎮海軍節度使後從高宗南渡累立戰功封

揚國公卒諡武

岳飛

按宋鑑飛湯陰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係吳兵法善以忠義報國初授河南河北諸州招討使轉少保

志圖恢復用兵能以寡敵眾屢破強敵大嘗一敗大業岳成為秦檜所害後追封鄂王諡武穆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在之故

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

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

共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言軍具已極如何責他死了直

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回

前斯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此七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

他若撞着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

措無涉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

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張魏公無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

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趙為相

折彥質為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

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

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

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畏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

及安老為墮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

相遂復舉劉光世為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
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罷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
趙之私意以其觀之畢竟魏公去得安世是而趙所為非豈有虜
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固言
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
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美殺得
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
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不肯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
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
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收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
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

命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魏遂度淮兀木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
答以其來時還世忠止沿颶行即日起離矣兀木再審之知其
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木大敗魏良臣卓忠無
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給已乃得免集覽
雲中八可謂之子崇寧中登進士弟建炎初為樞密副使以方直
得名曰許執政諱在日化申與詹士許廷惠輩效司馬光直率會
為御約每五日集太守李行中與焉後移居州紹興間召拜
簽書樞密院事
按宋鑑呂祖字安老是陽人宣和初上舍
釋褐高宗朝累官山龍圖閣知建康府遷吏部侍郎劉豫子入寇
命世忠合肥諸將擊豫於汴口世忠不從而死其妻吳氏在吳
中自縊以殉突聞者哀之
按通鑑豫阜城人與進士高宗建
炎二年為濟南府降可謂以豫知陳平府無節制河南四年金
豫為齊帝改元阜昌紹興二年遷都汴梁六年分道入寇張俊督
劉光世等破之明年金熙宗以豫不能立國廢之
按宋鑑
良臣深水人高宗嘗稱其可為大事後累官參知
政事良臣母語及天下事奮勇抵掌以為已任
岳飛恃才不
自悔郭子儀晚節保身其闌首然當嚴要處又不然單騎是虜

見虜

生理

前正

前正

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鼎知其謀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

子儀也。經勸裴恩道死。二虜羊長不控。子儀遣人說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裴子儀與裴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曰。郭公在。可下馬。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追擊大破之。

秦承檜按宋鑑檜字會之高宗時姦臣專主和議其後岳飛忠義切齒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爭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且嘗為密教翟公異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家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之文若武云無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

國政康侯屬均无切嘗有其言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夜議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踈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嘗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公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之終是不歸附他曾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知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口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子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官將去却與他通殷勤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飲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其章已下又送曰

金為聽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有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

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密州按密州本唐所置今為諸城縣屬青州府張邦昌按宋監邦昌欽宗

時按臣為金人入汴立為楚帝高宗即位謫貶遠州事見建炎初

問胡和仲按宋鑑胡宗字和仲崇安人時秦檜當國召武節繼及

元寅與檜忤乃出為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知曹州不赴卒安國

傳春秋修至檢討盡出宰手又若春秋通旨以羽真其書李若海

為節堂先生洪慶善按宋鑑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少讀禮至中

甫領唐性命之理為文日佳登政和上舍第累官知范州直敷文

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者周易通義繫辭要

旨古文孝經序皆楚詞考典等書○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激君怒使釋

倫敦環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壞

之功以為己有又不與也

胡銓按宋鑑廬陵人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封事

力辨和議之非秦檜孫近正倫坐是謫居海外二十

年後入為工部侍郎請利以歸復召以經筵術疾力辭

因陳時疾五事自號滄庵老人卒謚忠簡祠于學官

諫者

李日

光

李

人物

其

朱

李

朱

朱

南軒張氏語問人曰胡澹菴太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問人對曰見

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按宋鑑九成錢塘人年十四鄉貢辟雍初從楊時

學紹興間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闕寺忠憤

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以與秦檜議論不合謫

居南安軍後起知温州理宗時贈大師追封忠文忠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其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奉陳上云朕只是

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林下時不知如何云

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

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李椿

按宋鑑椿洛州水年人父升進士起家為相有無名

椿奉繼母從址南走忽與中仕為吏部侍郎知太平州

朱子曰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巽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

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乎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
應事存心悉主於厚乎生未嘗失節於權幸然非有意以矯厲為
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弼公侍從曰
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
義者幾下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
中後生志見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
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
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
夷狄此七日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

忠厚
之風
聞於
天下

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多蓋天下
致位廟堂得觀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揆
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善
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
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畫同而其為百代殊絕
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
唐作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
漢於未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
如青天白日隨時雖異易地時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

聖賢
事業
未易
到也
四人
為百
代殊
絕人
物

何別

